

阮長祚條陳天下大勢原摺

(原名國際上
交通之政策)

黎顯尊景興四十四年。^{一七}奉世祖高皇帝以法牧師百多祿護英睿皇太子如西求援。是爲我國與大法交通之始。嘉隆年間。兩國感情亦密。迨明命五年。^{一八}法船至沱瀾求通商。不得。其辰從征之法將阮文震阮文勝等亦相率歸國。自是日愈睽違。明命十九年。^{一八}遣使往法國抗議傳教事。紹治五年。^{一八}法船至沱瀾。雙方互開惡感。嗣德九年。^{一八}法船來沱瀾順安諸海口。報書請修好通商。不得達。其後屢以船泊諸海汛。朝廷多方謀防禦。計至嗣德十年。因中國與英構隙。法船遂離我國汛。合與英國水師有事於中國。及天津議和之後。方整隊重來。而嘉定城被陷。廣南軍亦幾岌岌乎不守矣。嗣德十三年。^{一八}法帥以和書十一款來請。下廷議戰和。莫衷一是。十四年。法兵攻取嘉定。下定祥。十五年。又取永隆。我國遂至以嘉定定祥永隆之地讓法。其時爲千八百六十二年。距今五十三年也。按斯時國是不一。論戰者唯知背城借一。以舒宿憤。而不知其勢力之不敵也。主和者則謂縱使兩圻盡失。承天六縣亦足以王。而不知既和之後。如何自立。以維持兩國之感情也。阮長祚。^{又安}先生。生於其時。多年遊學於海外。洞知天下大勢。因條陳是篇。指畫情勢。辦別是非。其論事可謂知彼知己。胸有成竹。使蒙採用。其效果寧可限量。惜當時在朝者。君暗於知人。臣惡其異已。事寢不報。黃鍾委棄。瓦釜雷鳴。致使先生之事業遂泯沒而無聞。時事遂紛擾而莫救。其可遺憾爲何如也。雖然。先生以一介學生。乃能奮然自拔。大聲疾呼。打破俗

阮長祚條陳天下大勢原摺

四八

見當時雖不見諸用。而後世人皆服其爲識時之傑。歎慕莫已。至有以先生之名名其學校以表景仰者。父安省城現建一校名阮長祚學校九原之下先生亦可掀髯自喜矣。記者誌。

竊惟天下勢而已矣。勢之一字。兼天辰人事而言。故明勢不違天。不失辰。不害人。不僨事。先以天辰言之。地氣自北而南。天運自東而西。河圖水居北。火居南。金居西。木居東。水滅火。金滅木。此天地自然之理也。目今歐洲英法諸國。自西北而東南。包阿非利加全土。以及印度。緬甸。暹羅。蘇門答臘。爪哇。呂宋。並東洋羣島。莫不扼其吭而附其背。俄羅斯則自北而東南。凡大宛。骨利幹。蒙古。滿州。以北各境。莫不隸其地而役其民。舟車所至。人力所通。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歐人鱗集。蠶至。蠶食鯨吞。所到之處。順之則福。逆之則禍。和之則以友道相與。拒之則以兵力相加。天下莫敢與抗衡。若非天意前定。地勢循環。則四大州之衆。何不與西方爭衡。況我越彈丸之地。乃欲反天道而爲天下之所難哉。卽如中華。地勢居亞東三分之一。人數有三百六十兆之多。版章孔厚。威聲四達。乃自前明而後。歐人航海東來。輿尸累累。爲城下之盟者屢矣。顧我炎邦。地臨桂海。爲西人東道之逆旅。蛟龍一見淵潭。設其唾棄。非情矣。曩者法人乘蕩定廣東之勢。悉銳南馳。而沱瀾失守。那辰我縱有十萬衆。亦不能與彼爭鋒。夫兵貴神速。彼已明知我爲彼心驚魄落。沱瀾去京咫尺可到。乃不趁破竹走丸之勢。乘銳進攻。而只從容閒暇。不以速戰爲利。惟恐我緘局之不固也。蓋在我愈堅備禦之具。則在彼愈顯摧陷之能。無所事於擣虛攻瑕。如勢均力敵者比也。且法人之來。一則問我殘害教師。二則問我不順言詞。三則要我割截幾埠爲通商之路。初非有意奪取人國也。倘準彼所求。如約卽止。猶之洪水也。智者順其勢而利導之。使歸于河海而止。若欲壅之。則懷山襄陵。遏之則圯城漂屋。故善治

水者。行其所無事而已。今也法兵整居嘉定城。屬轄各府縣浚渠築壘。爲久遠計。以示不去。如虎歸山。龍入水也。若欲堅壁以待彼自斃。是猶掃盡山葉挹乾海水也。不和而戰。何異救火添油。非惟不濟。反速其焚而已。臣嘗究天下事勢而知和戎爲上策焉。夫以歐洲用武之國。惟法人爲最。爭先處強。不居人下。其俗慷慨喜戰。有小戎鐵騎之風。其用兵也。仗義執言。不似諸國之牟於利。軍興則趾高氣揚。而有矜色。臨陣則勇往直前。不曾返顧。獲勝則舉國歡呼。雖折損千萬人而不恤。但以壯國體爲重。其酋長沈鷺好謀。知兵者多。水戰陸戰無不精銳。瀛寰誌曾已備述之矣。乃一旦長驅而來。駕海破浪如履平地。爬山越海如步周行。我國依山控海。勢若長蛇。彼若以兵船分擊沿海各省。又各於大江港口外留船以截海運。更分一枝兵把守橫山以塞陸路輜重。而絕勤王之師。又登陸截擊咽喉各處。飛檄南北。招來伏莽潛藏之衆。用爲向導。則我國水兵不可用也。步兵大路不通。惟有萬象哀牢順寧東土等路險惡難行。雖有智勇速急。亦不暇爲謀。大勢去而兵心離。誰與敵愾乎。此地利之不可恃。我兵專於刀棍劍盾。火砲非其所長。設伏藏機。陣圖僅施於閒暇。此固能於近而不能於遠者也。若彼放砲長攻。射疏及遠。我兵未接而兵刃已挫。比近則利用刃而衝突。無不一當百。進如河決。止如山立。圍如鐵桶。扎如連城。我兵縱悉力衝來。亦不過如蜻蜓戲水一般耳。且老于行陣。誘敵驕兵。其火攻地雷伏陷坑機等法。彼各了了。雖有巧者亦不能施矣。況勝敗在乎銳氣。彼兵自遠而來。陷之死地。真有破釜沈舟之勢。而我兵素懷心怯。又未慣與異國戰。一旦撞著勍敵。雖有勇而氣餒。勢衰兼之九攻十敗。鶴唳風聲之下。股慄心寒。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惟其先有勝敵之心。然後可免於死。今既知彼有必勝之勢。我有易敗之機。又不知彼之兵法正奇變化如何。徒驅退

怯之兵。以敵所向無前之衆。何異於以蚊負山。驅羊鬪虎。不格明矣。此進攻之不可恃也。兵家所恃以固守者有二。一曰城池。二曰人心。敵之初來。可急塞諸要害。逐之出塞。若彼已深入據險。則深溝高壘。以老彼兵。此上策也。今法人有火船以運載。其視萬里如一葦之航。我欲壅海以絕彼糧。不可得也。彼欲益兵從紅海間道四五旬可致。急則飛檄諸英兵之在印度。息力上海、香港等處。旦夕可到。更有西班牙在呂宋而來。合力進剿。彼之攻城則不須雲梯地道。劍車土囊等法。一火砲轟轟而山摧岳破。劈城一崩。我雖有粟米之多。甲兵之利。及守城等法。將安用之。且彼之攻城也。登城如登衽席。幾年來彼未曾展奇法。特以割鷄焉用牛刀耳。若棋逢敵手。如年前里海之戰。西巴士多卜魯城乃天下第一堅固。俄羅斯乃天下第一強敵。擁百萬之衆。堅守二年。卒爲所陷。以俄人比法人如滕薛之比秦郤也。尙且立脚不定。而卒踏爲平地。則我又何險之足恃乎。當今之世。天下思亂。天則災變示警。地則荒旱流殃。民之財力亦已竭矣。兵之供億亦已疲矣。內而權臣詐官。壅蔽宸聰。耗散國脉。遮遏賢路。挾黨相傾。亦已多矣。外而奸吏猾胥。挾守土權。擅作威福。浚削民膏。蠹蝕國體。亦已久矣。其憤奸嫉邪之輩。失志亡命之人。多伏於草莽之間。勝廣一呼。此其辰也。柰之何。外不能設法以退彼兵。又不能善詞命以解重圍。乃先自殘其民。怒甲移乙。使民有林木池魚之害。正所謂爲淵毆魚。棄其所有以資敵也。夫木必先朽而後虫出。國必自侮而人侮之。民亂於內。敵乘於外。不惟憂在顛輿。而且在蕭牆者矣。嗟乎。民之服事其上。供租納稅以求全身計。乃一旦以其所養人者害人。忍使百姓橫羅鋒鏑。爭其小而棄其大。亦猶欲保其枝葉而自戕其根本也。故曰。不畏乎方張之敵勢。而畏乎已隙之人心。若人心已去。欲其速亡。雖有金城湯池。必委而棄之。誰肯効死弗去乎。臣

竊以爲今之事勢。惟有和耳。和之上可以強天意。下可以蘇民瘼。息奸逆之覬覦。杜外國之紛爭。其善不勝彈述矣。若夫兵凶器也。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變。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以止亂耳。若不戰而屈人兵。乃戰之善者也。今者戰彼不去。和彼亦不去。彼所求者片土耳。若堅不肯許。則彼將謀全奪之。反客爲主。是客一二片土。而舉國以予敵也。苟明知有來無去。倚天下爲外府。則與其戰而失其大於不當失。且顯其失於無力無情無奈。不若和而失其小於不得不失。且顯其交鄰有道。而得情順理之爲愈也。若謂我兵衆粟多。遂與之和。恐遭天下笑恥。此乃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也。臣前在大清。見他與大清和約。只許五港。後來廣東惹釁。他與英人據守廣州。大清又許他與英人自荊州漢口下至楊子江口。請他自擇取一等地頭。至咸豐二年。僧王捨和尋仇。他便棄沱漢。與英人合攻天津。僧王奔北。他進通州。直擣後苑。咸豐北去。熱河遣恭親王講和。賠銀八百萬兩。又增讓天津與大沽江口。並山東之萊州。廣東之瓊州臺灣。中國之事。正所謂驢力不重不行。殊爲失策。今不觀堂堂中朝。猶與他割地行成。况太王之去。邠勾踐之事。吳漢之和。親宋之納幣。是皆以不戰爲善。而重生靈也。世之論者。何曾以此爲失策哉。或又謂祖尊土地不可妄以尺寸與人。此又拘於膠柱而誤國也。獨不觀古來江山有何常主。晉亂於胡。宋失於元。明終於清。一彼一此。莫非天數安排。且廣南乃是占城故地。嘉定乃是真臘舊都。本非我朝舊物。我能奪之於彼。人何不能奪之於我乎。自古帝王移轍易姓。子孫無置椎之地。未有不由於客少而失多也。且天下者天下之公天下也。帝王本不能以天下與人。唯知其不能與。然後能與之也。苟不隨時通變。與之所以存之。不幸而北轍南轅。是分明和盤送人也。是故勾踐忍恥以存越。齊王借兵以開基。志於存天下也。未有

不隱忍其小而能保養其大者也。爲今之計。按甲休兵。割關與羽。使守我藩籬。虎豹在山。則羣狐不敢睥睨。是讓一寸土而民受無窮之賜。何莫非與天下爲公。先人如可作。亦不能捨是以爲謀。是一轉移而存沒均受其惠。明若觀火。有何形迹之可疑哉。民既安。然後使賢才梯山航海。講求諸大國攻守之法。學習天下之智巧。久與彼交。則度德量力。盡知彼之情狀。學之精而能巧。巧之極而能勇。養威畜銳。待時而動。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未爲晚也。這事現有寔據。臣嘗歷閱東方諸國人才。少有出我國右者。彼亦心服南人。多有智巧。如臣遠處西國。凡天文、地理、及格物、智巧、火車、火船、鐘表各項。彼曾說南人學習最是敏捷伶俐。但病其拘攔守株。而專於文章。無有過都越國。故見聞未廣。爲彼所笑耳。若我名儒高士。得與諸國往來。不出十年。則如杜牧所謂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可預必矣。且彼之所請。不過開埠立庸。通港行商。設立講堂而已。商賈所到。勢不得不開場設廠。如華人居我國一般。以有易無。使南北和合。財貨流通。利用厚生。多出乎此。未有行商而謀人國者也。至如教師。惟以講道闢邪爲己責。凡爭城爭地諸事。沒不相關。其所以乞弛禁者。亦不過借此以行道耳。如謂別有所圖。則先皇曾與教師久處。想已熟悉彼之情意。何不杜漸防微。禁之於前。而必禁之於後者。使彼得以藉口責我哉。如果他先教誘我人民。開蠶相圖。何不於開基時乘蠶舉傾國之兵一戰。奄有南北。而必姑延逡巡數十年之後。始遂所圖耶。若謂彼未得通商。故無由以圖我。則今日彼何曾與我通商。而能勝我耶。彼若決意戰勝。則易如探囊取物。豈肯與我言和哉。這般事情。瞭如指掌。不待說而自明矣。倘我不和。則彼素來負氣。安肯少休。故曰和之便。夫和乃宇宙間恰好底事。天地和而後雨澤降。四時和而後百物生。兩國和而後邊境寧。朝廷和而後百度貞。未有

不和而能濟事者也。伏望^臣所見。授彼一廛。則不惟有天下士欲立朝商欲爭市之願。而國家奠磐石之安。黎民免兵戈之苦。于以衍不拔之基矣。^臣久在外國。諳知彼力。稔悉彼情。韓公曰。知而不言不仁也。言而不盡不義也。是故身江湖而心魏闕者。誠不忍見國家之分裂。百姓之流離。故不揣位卑。自甘冒瀆。若以臣言爲詐。或別有所使。請懸于國門。以爲他日一證。

▲清宮秘史〔續〕

傷心客

帝之變法圖強。寔在光緒二十年。其第一著手者爲登庸人才。擢文廷式爲侍講學士。志銳爲侍郎。西太后因此甚疑之。繼有中日之戰。羽書旁午。警報頻來。而后日耽逸欲。不顧國事。御史安維峻見帝憂慮不忍坐視。抗疏請帝親裁萬機。后大怒。直免維峻職。流於張家口。又流志銳於烏里雅蘇臺。唯廷式托病出京。始免於禍。褫珍瑾二妃之妃號而廷杖之。皆此時事也。當時西太后謀廢帝而立某親王之子。因恭親王固執不聽。其謀遂中止。自此以後。每於帝召見羣臣。后必使內監立於屏風之後竊聽之。帝自幼以翁同龢爲師傅。故尊信最厚。後翁爲軍機大臣。兼毓慶宮行走。帝每召見軍機處諸大臣。翁必與諸臣同謁見。帝於每臨學問所之時。翁近侍左右。爲之輔佐。及光緒二十一年。帝用龢之言。罷免奸臣孫毓汶徐用儀等。西后大怒。忽褫龢毓慶宮行走之職。使龢不得與帝密議。由是帝之羽翼益爲之減殺。工部侍郎汪鳴鑾爲翁同龢派中人。兵部侍郎長麟者乃滿人之忠於帝者也。帝召見此二人之時。適言及西后乃先帝之遺妾及親政諸事。內監於屏後潛聞。走告與西后。西后卽日逼帝發上諭言汪長二人謁見之際。讒間兩宮。直免官銜。終身不叙。當時恭親王在軍

機處見上諭大驚。向帝問二人何因獲罪。帝唯垂淚不答。恭親王亦伏地痛哭不能起。是年曩者托病去京之文廷式復入京任職。翌年二月復發上諭言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集徒黨。妄議朝政。特命免官終身不叙。遂回原籍。不許住京。蓋西后忌帝引見小臣。恐新進者年少志銳。感帝之恩。爲之盡力故也。時廣東人有康有爲者。見中日戰役後。德租借膠州。俄租借旅大。英租借威海衛。中國領土漸成瓜分之勢。深以爲慨。屢上書痛言時事。帝欲引見之。恭親王以爲古來皇帝無召見布衣之例。爲之諫止。事遂不果。恭親王爲軍機大臣。常反對改革。又奉咸豐帝遺詔。膺監制西后之任。屢反對西后廢立之謀。帝亦爲此不能著手實行改革。西后亦憚之。不敢復言廢立。兩宮因此得以無事。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恭親王死。時帝年二十七。敢爲之氣不能自己。銳意變法新政。下詔定國是。召見康有爲氏於仁壽殿。康氏陳奏意見。至於九時間之長。帝乃直任康爲總理衙門章京。

西太后見帝之詔勅。乃命榮祿先逐翁同龢出京。又任榮祿爲北洋大臣。總督一切軍務。名爲舉行天津閱兵式。而暗備不測。尋又命大臣悉反駁康氏之言。同年六月派康有爲爲上海官報督辦。帝知其意在於除康氏。命康悉獻所著書而赴上海。七月更擢楊銳、林旭、劉光弟、譚嗣四人爲四品卿。使參與新政。四人在朝傳達康之陳奏。各大臣請西后禁止改革。西后笑而不答。時有流言康有爲進毒天子病重。以謀加罪新黨而除之者。帝亦以兵自備。八月一日召袁世凱入京。三日榮祿由天津拍電僞稱英俄兩國開戰於海參威。命袁世凱率兵防備天津。袁遂引兵去北京。六日太后乃下上諭稱帝病篤。直命幽閉之。再下垂簾聽政之詔。翌七日英國宣教師就內務府問御膳茶房員以帝之安否。茶房員稱帝已罹瘋癲之病。頻謀逃走。無何帝謀逃走之事忽泄。遂被幽囚於禁中南海。

瀛臺中僅有一橋可與外方交通。后又命內監數人守之。內監中有助帝謀逃走者。是月十三日帝之四卿楊銳、林旭、劉光弟、譚嗣同悉被死刑。康有爲及譚嗣同之弟亦被處死。時人稱之爲六烈士。是時康逃往日本。後赴新加坡。受英人之庇護。助帝逃走之內監六人亦於是時被判死刑。此次之改革時人稱之爲戊戌政變。

西后又命親密內監十餘人監視瀛臺。又發上諭稱「帝自四月病臥以來。病體漸重。召天下名醫入宮治療。云云。時帝日夜潛謀脫難。將變服裝逃往日本。或英國公使館。優伶某密將洋裝數領。隱匿於宮中。然帝之計終無所成。優伶及導引之內監均被處死。八月中宮女及內監被杖殺者亦甚多。九月二日帝逃脫瀛臺。微行至一門。被太監蘇拉遮路。強請帝還瀛臺。其翌日瀛臺之板橋亦被撤去。又命減少御膳。時人謂西后将欲以此令帝衰弱。名爲久病。而逼使之禪位者也。

初咸豐帝既崩。中外皆謂宜以帝之長弟醇親王之子端郡王繼統。然西后乃不肯立端郡王。而立光緒帝。端郡王因此不免有所怨於西后。后亦知之。欲得其歡心。遂於光緒廿五年謀與榮祿慶親王立端郡王子溥儀爲皇太子。端郡王之勢遂因此傾動中外。適山東有拳匪之亂。清廷亦欲廢光緒帝而立新帝。然對於列國駐京諸公使有所畏忌。因定先逐外人之計。時榮祿已握兵馬大權。欲利用此而行之。因煽動義和團。又秘密命其部下董福祥宣傳團匪虐殺外人。不意演出大變。團匪勃興。羣圍各國公使館。於是北京動亂之氣焰忽震動全世界。列國連合軍由德國元帥某總率直向北京討伐團匪。西后與帝遂變服出西直門逃於萬壽山。更避難於山西太原府。轉奔播於西安。李鴻章與慶親王獨留北京。從與列國議定講和條約。至光緒二十六年九月七日始能締結和平。

條約。其時清國兩宮崎嶇於陝西西安。備嘗辛苦。凡一年餘。和約既成。列國漸次撤兵。兩宮始由西安相携回河南開封府。翌年一月七日乃回北京。劫後宮殿半成荒墟。帝都風物淒涼滿目。時俄國托言於左右。迫清廷承認俄中密約。又以滿洲秩序未能恢復爲口舌。不肯履行撤兵條件。李鴻章於是年死。與俄國折衝者獨慶親王一人而已。自是極東之形勢益非清廷之實狀亦爲之一變。廢立之說竟無一人敢復言之者。至光緒二十九年。日俄危局益迫。兩國至以砲火相見。榮祿於是年死。翁同龢亦下野。戊戌政變當時之重臣凋零已盡。其在各省則劉坤一死。長順繼逝。太平天國大亂以來之宿老。至此亦寥寥無人。西后亦屆七十壽齡。開筵慶祝。依然全握帝國之實權。后之垂簾治世之久。略與英女皇域多利亞相侔。而其在內則操縱羣臣。在外則翻弄列國。其才略直可與唐之則天武后相上下。可謂世界之女傑矣。若西后能棄其執拗之性。使光緒帝得以變法圖強。爲清國造新運命。則清國之亡亦不至如是之速也。光緒三十四年帝崩。西后亦相繼殂落。及宣統立。不數年間而清朝遂至於滅亡矣。

▲國內之部

●中圻辰局

徐伯謹京歸述談

新憲法之制定。一奉 啓定皇帝賓天。而南朝立憲政體同時產出。其間原因。世人可推演而知也。現今世界爲民權澎漲之時。專制之政體。決不能生存。此凡人而知之矣。大法以尊重民權之國。保護吾土。必不能違悖其自己之本領。不爲斯民謀公平進化之幸福。而遲之又久。扞隔不能行者。蓋

待時而發也。啓定皇帝非不早見及此。然因左右諸老臣。力爲維持保守。凡事皆以漸之一字解決之。故於帝在御之時期。未及施展。然保護政府之留意於我民者久矣。今及此時期。決爲我民造命。求有擴開民權之一日。凡時事有可爲。政府亦毫無所靳惜也。今日之新憲政。由兩政府所締結之條約數款爲基礎。然此條約。乃保護政府已經數全權大臣之預備。及各民黨之贊成也。嗟乎。我民向來以蟄伏於專制朝廷之下。只思得霑新政之恩澤。以圖進步。今大法國既於和平之時局中開我民以光明之前路。此後能知順時而進與否。是在我民之自擇者。茲請錄這條約及其各佈告文如左。

法越兩政府協約——大行皇帝賓天之後一日。權全權大憲住京欽使大憲。延機密院各大臣尊人府兼攝大臣及休致之文明殿大學士尊室訢公於中圻欽使府。提出所擬定條約。求諸大臣之決議。諸大臣皆唯唯舉雙手表示贊成。雙方遂各簽字記認。其條約如左。

炤之文明諸國當今之進化 炤之大南國社會經濟現情。必要更改造頓其保護政策。

奉炤現今事務太繁。皇帝難能常日親臨國政。况奉祀尊廟社稷。須由皇帝躬行祭禮。庶盡天職。且國有秩序而得太平。均賴乎此。典禮之事於同慶元年五月初二日。即一千八百八十六年諭語曾經提及。

奉見嗣皇尙在冲齡。炤之大法大南兩國之利權。現已密切聯絡。互相維持。凡事必須同意見同行爲。則治安之策。庶幾盡善。

炤之現今行政事事均要捷速。而立法權要宜擴張。

奉炤南國皇帝向來治民之尊旨。並南朝及南民向來之期望。要在乎保守一國之綱常倫理。卽爲

國民對君之義務。及國民相交際之義務。又在乎遵循一國古來之憲法。及其古禮。而國皇只承天命以握持大綱。其一國之政治。則委命各大臣代為贊理。

茲代面南朝列憲大臣。署記于後欽奉皇帝特命。暨欽命東法總統全權大臣欽奉法庭命令。倘全權有

何公阻則欽使大臣為之代表。協行條約如左。

第一條 惟有屬典禮風化。或有關本朝建國制度。審例定。均宜奉有皇帝諭旨。然後遵行。與夫恩赦恩釋諸事。及贈封官員父母。並加封中北兩圻諸社神敕。均奉皇帝裁定統權。至如頒給徽章。賜賞殿銜。褒封宮銜五爵庶事。奉由皇帝。炤遵啓定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即西曆一千九百一十三年六月初七日諭旨內之第

五條裁定。餘如治安並屬刑憲司法及整理諸公務。並揀選補用南官堂屬。必由保護代表列憲記議施行。惟屬中圻轄。欽使大臣必須商同各部部长大臣擬合。然後記議施行。

南朝已洞知今後國民程度。當開放使之有參預國政之權。故凡改革大政。奉皇帝亦付由欽使大臣得直接與中圻參議會員商議。質取同意。議定施行。

將來取次另許人民代表院。亦得增加參議國家政治之權。較前尤為密切。

其這等議定。係屬保護代表何員記押。另頒佈施行。在伊員該治轄內。

其補用及撤革各部部长大臣。必由皇帝商同中圻欽使大臣。暨東法總統全權大臣意合。降諭施。

第二條 嗣凡支需屬南朝文武政治諸事務各款。均歸入中圻保護預算銀冊內。至如進內銀款。

並支給皇派俸餉。與夫祀典支需。及在京諸尊陵廟殿需費各款。另繕一別銀冊。奉由皇帝旨準支。

消。仍這銀冊戶部尚書大臣管理。

第三條 其會同各部部长列憲大臣。必須欽使大臣主座。倘欽使大臣有何他往或何公阻。另舉代表。

第四條 這條約施行計自署記日爲始。順化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六日

署名蒙輝游 尊室訢 阮有排 胡得忠 尊室湛 武濂 陳廷栢 范文樹 阮登三

▲嗣君之公認佈告

同日保護政府通電佈告兩政府公認東宮皇太子嗣位。其佈告文如左。

茲奉啓定皇帝龍馭上賓。政府業已公認東宮殿下嗣登寶位。兩國家炤隨南民進化之程度。並其約願之屬於參預公事更得切實。經已安定立一新憲法。以定雙方之對付。凡諸大問題之有關於本國者。許人民代表院亦得參議。與國家政令之擬議。亦許其有切密之干預。另由欽使大臣與機密院商妥宣佈施行。其在北圻。這款之施行。亦已起點。其伊圻保護政府與南朝交涉之體例。現辰無何更改云。

電請嗣君回國嗣位。同日機密院商同全權欽使列大臣電請東宮皇太子回國嗣登寶位。嗣君答電。接電。寔深感佩。奉我皇考皇帝。龍馭遽早上賓。貽此重負。若非有諸大臣忠愛。與大法政府仁慈之可恃。則以余之冲幼生疎。而担當之深。惟是懼。茲定至西曆十一月二十日回槎云云。欽使大臣之咨文。欽使大臣通咨。一千一百七十六號 諸省公使督理列貴職知行。炤之兩政府之佈告詞。

悉職業飭全抄咨遞矣。二百六十號電文 佈告詞之目的。係欲使人民遵知。(一)政府已公認 東宮殿下嗣登

寶位。(二)炤從西十一月初六日 大南 大法兩政府之協約。詞立一新憲法。炤據這協約。則大南皇帝以人民代表院爲介紹。將其一分權法。委與欽使大臣。這爲將來君主立憲組織之初步。而炤

國內之部

六十

從立憲制度。則人君只御極。而不有親理行政也。茲將這協約釘後。祈廣行佈告。遵知奉。嗣君年方冲幼。故兩政府有此商妥組織。使協約之條件。與現展之情勢。互相適合。茲不立輔政府。然只設輔政親臣一員。以文明原機密院長尊室訥公充之。伊親臣暫辰代表君權。奉守寶璽。及屬於君權諸表號。其在禁城內員人。均由伊親臣管督。與西十一月初六日協約第一款第一段所叙之君權。皆由親臣攝行。機密院乃行政機關。其大臣及事體。均仍舊。其行事格式。已叙在協約詞。至如諮問會同。茲改爲人民代表院。諸大問題之關切於南國者。嗣後許其預議。如所議而爲欽使大臣所依許。則伊大臣另與機密院商妥議定施行。即此可見南朝大臣皆有寬大之量。深體政治之宜。寔可歎佩。且這協約係非臨辰倉卒撰擬。蓋前此（泰）職業以其意義與啓定皇帝陳奏。其大綱亦爲故全權龍公閱合。其約詞則由全權莫靈公潤閱。呈由大法政府閱依。其最後支節。則由全權蒙輝游公議定。蓋已籌之熟矣。至如約詞之意義。則欽使大憲節已屢與官場中諸大員。與諮問會長及諸黨派互異之文紳討論矣。這協約雖未得完全。然亦適乎現辰安南進化之程度。現今南政多仍舊例。茲定卽立二會同一爲財政會同一爲組織行政會同。便立新例施行。以與協約相合。並便組織南朝之財政云。這改良政策。係是兩國家誠心商妥舉行。毫無猜嫌。祈將其意義及其目的。以辰講解。要得明白是切。右通咨。

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博稽記



本誌啓事

本誌每期均有抄印歷朝憲章數頁。頁數各與上期互相連續。使全年閱報者他日集訂成部。便於稽攷。若同人只購一冊。則頁數自然失其連續。並非有所缺也。讀者諒之。